

特稿

搏盪與鬥爭：阮玲玉的戲劇人生

劉勤銳

關於阮玲玉的死，一眾與她共事的影人大都歸咎於社會的迫害，唯獨費穆導演試圖從阮氏的修養、思想和生活探進她的內心世界。在悼文〈阮玲玉女士之死〉¹裡，費穆指出她感情豐富，悲觀脆弱，苦於生活中的矛盾，時刻處於一種掙扎、鬥爭的精神狀態，厭世思想就在掙扎鬥爭的搏盪之中形成。當意識形態凌駕了人情，當個人在集體社會的洪流中統統變得面目模糊，費穆對於阮玲玉的入微觀察，顯得格外可貴。

費穆最早的三部作品《城市之夜》（1933）、《人生》（1934）、《香雪海》（1934）均與阮玲玉合作。翻看影片的文字資料，我們可以推想心細如塵的費穆，大抵已看到了阮玲玉對自己處境的所思所感。其中，《人生》的情節與阮氏的生平頗為相似。劇情講述一名孤兒淪為妓女，厭倦風塵，先後嫁予小學教師（鄭君里）及浪蕩子（費柏青），卻還是難耐窮困，重操故業；及後年老色衰，自慚形穢，不敢與親兒相認，最終貧病而死。這個弱女子不無改變自己的念頭，卻終究抵不住習氣與惰性，令人想起費里尼的《卡比莉亞之夜》（*Nights of Cabiria*, 1957）中，一眾慣於放浪的心靈旅人經神職人員的點撥，矢言洗心革面，轉眼間卻又馬上故態復萌。

《香雪海》則講述一名村姑在信仰和家庭、出家和還俗之間的抉擇與掙扎。阮玲玉是虔誠的佛教徒，經常到廟宇上香。在上述悼文中，費穆提及阮氏喝至半醉時，經常對朋友說：「我算不算一個好人？」善感脆弱的她對愛情的貪戀依賴，大概是可以肯定的。在6月6日「阮玲玉的戲劇人生」座談會上，羅卡先生列出相當驚人的數據：1925至35年間，阮玲玉一共搬家多達十次，這與她輾轉糾纏於感情膠纏有關；鄭君里也曾說過「阮沉湎在豪華生活中而不能自拔」²。以阮玲玉的性格，面對種種落差——一心要堅強獨立、渴求平靜，卻又心繫浮華，軟弱沉溺；竭力做個「好人」，卻遭大眾扣上「壞人」的帽子——無疑是痛苦難堪的。

費穆畢生致力探索電影作為藝術媒介的可能性。相對於戲劇情節，他更注重作品的「氛圍」（atmospherics），強調須創造電影中的「空氣」³，又「極力避免『戲劇性之點』的形成，而專向平淡一路下功夫」⁴。名作《小城之春》（1948）展現一個少婦夾於道德與愛欲、責任與自由之間憂郁忐忑的心象風景，那份令人侷促窒息的空氣，那股蠢蠢而動的求生欲望，正是最佳寫照。非常可惜，上述三部阮玲玉影片均已散佚。這樣一位長於心理描寫的導演，加上心靈面貌複雜而多姿的阮玲玉，相信會有很好的火花。

搏盪也是 1930 年代中國影壇的寫照。隨著「九一八」和「一二八事變」，日軍侵略越趨劇烈，國共對峙也日形尖銳。另一位座談會講者舒琪先生羅列史料，闡述三十年代上海電影界如何成為左右陣營統戰的重要場地，當中包括電影製作、評論、教育等範疇；而羅卡先生亦提及阮玲玉一方面被左派神聖化，成為「被反動派壓迫的進步影人」，另一方面，由右派主理的黃色小報則大揭私隱，極盡攻訐詆毀之能事。在社會政治環境的支配下，藝人無可奈何淪為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。

政治的角力、時局的動盪，與阮玲玉的演技似乎也有暗合之處。她的感情幅度特別寬闊，悲與喜之間的對照倍覺強烈；如吳永剛所言，她的情感如「自來水龍頭，說開就開，說關就關」，收放自如，對觀者的感染力同樣是即時的。座談會席間，焦雄屏女士指出阮氏擅於尋找心理動機，利用反差的方式迂迴地表達情緒；她的臉更彷彿盛載了早期中國婦女的苦難，「像永遠有抒發不盡的悲傷」。我覺得她的笑同樣充滿力量：能夠憑著一個笑容，毫不費勁的，頓時令一室生春。《神女》予人的印象尤其深刻：皮肉生涯與惡棍的欺詐，令她終日臉如死灰，但每當見到兒子黎鏗，她的笑容示範了何謂「笑逐顏開」，一股濃烈的母性油然而生。我甚至覺得她笑的時候，口挺大的，眯著眼，不怎麼美，但她似乎完全沒有包袱，笑得燦爛盡情。左翼影評人王塵無有類似見解：「中國演員，特別是女演員，似乎都把戲做到五六分的地方就停止，而實際上戲是需要做到十分的。像××和×××，面孔未嘗不好看，不過他們都似乎非常珍惜自己，不肯盡量做，以致結果只能以某一部分的『特點』之類來賣座，哪裡有一點點演技呢？當然發展並非過火，而是說做到需要做到的地方。」⁵

阮玲玉的情感起伏跌宕、反差鮮明，令她份外動人。我認為這與默片有關：默片容許較為誇張的演技，相對於情節的描寫，更聚焦在演員的情緒反應，賦予他們更多空間拉闊感情的幅度，一瀉而盡，如《新女性》（1934）片末「我要活」的經典場面，女主角滿腔的怨懟激憤，簡直令人顫慄。阮玲玉的敏感細緻、揮灑自如結合了默片的美學風格，形成了獨有的個性，堪稱後無來者。這不是說她的演技無法逾越，而是現代觀眾的審美意識不同，難以接受太誇張的演技，或純粹以臉部表情和肢體動作來表演。

一生波瀾萬丈的阮玲玉以過人的演技，演活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，成為了不朽的傳奇。

劉勤銳為香港電影資料館執行編輯

註釋

¹原載《聯華畫報》第7卷第7期，1936年；轉載黃愛玲編：《詩人導演——費穆》，香港：香港電影評論學會，1998，頁34-38。

²鄭君里：〈阮玲玉和她的表演藝術〉，程季華主編：《阮玲玉》，北京：中國電影出版社，頁52-53。

³原載《時代電影》第6期，1934年11月；轉載黃愛玲編：《詩人導演——費穆》，註1，頁27-28。

⁴原載《影迷周報》第1卷第5期，1934年10月；轉載黃愛玲編：《詩人導演——費穆》，註1，頁25-26。

⁵塵無：〈懷藝人阮玲玉〉，原載《聯華畫報》第9卷第1期，1937年；轉載《中國左翼電影運動》，北京：中國電影出版社，1993，頁1020-1021。

動態

「神女生涯原是夢——阮玲玉電影展」

本館在是次電影節目中，邀得曾多次為中外默片作伴奏的恩尼·哥柏斯，以及香港藝術家黃仁達與其友人，為一系列阮玲玉主演的默片作現場音樂伴奏。此外，特設的三場「映後談」，讓觀眾與講者於觀賞電影後即時互相交流。



黃仁達（左一）與友人為《小玩意》（1933）及《神女》（1934）作現場音樂伴奏



6月13日舉行的《神女》映後談，講者為影評人馮嘉琪（左）及麥欣恩



6月20日舉行的《歸來》映後談，講者為影評人馮嘉琪（左）及劉嶽



6月20日舉行的《小玩意》映後談，講者為本館節目策劃何思穎（左）及本館執行編輯劉勤銳

（整理：單識君）